



名家名作宝库

第四十辑

中国近代

ZHONGGUO JINDAI
MINGJIA MINGZUO BAOKU

儿女英雄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

• 第四十辑

儿女英雄传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儿女英雄传

(三)



第三十二回 邓九公关心身后名 褚大娘得意离筵酒

上回书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凤过门,只因这日邓九公帮的那分妆奁过于丰厚,外来的如吹鼓手、厨茶房,以至抬夫轿夫这些闲杂人等过多,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,人的眼皮子越薄,金子是黄的,银子是白的,绫罗绸缎红的绿的,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,一时看在眼里,议论纷纷,再添上些枝儿叶儿,就传到一班小人耳朵里,料着安老爷家办过喜事,一定人人歇乏,不加防范,便成群结伙而来,想要下手。不想被这新娘子小小的游戏了一阵,来了几个,留下了几个,不曾跑脱一个,这班贼好不扫兴。好容易遇见了一位宽宏量大的事主安老爷,不和小人为难,待要把他们放了,这班人倒也天良发现,知感知愧;忽然不知从那横撑船儿,跑出这么一个邓九公来。大家起先还只认作他也是个事主,及至听他自己道出字号来,才知道他是个来打抱不平儿的,这桩事通共与他无干;又见他那阵吹谤憎诈来得过冲,像是有点儿来头,不敢和他较正。如今闹是闹了个乌烟瘴气,骂是骂了个簸米糟糠,也不官罢,也不私休,却叫他们把丢碎了那院子的瓦,给一块块整上,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。四个贼可急了,就乱糟糟望着他道:“老爷子,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儿。方才听你老那套交代,是位老行家,你老瞧作贼的落到这个场中,算撒腿窝心到那头儿了;不怕分几股子的赃,挤住了都许倒的出来,这丢了个粉碎的瓦,可怎么个整法儿呢?真个的作贼的还会变戏法儿吗?这不是人家本主儿都开了恩了,你老抬抬腿儿,我们小哥儿们就过去了;出去也念你老的好处,没别的祝赞,你老寿活八十





好不好？”

这班贼大约也看出老头子是个喜欢上顺的来了，那知恭维人也是世上一桩难事，只这一句才把他得罪透了。他不问长短，先向那班人恶狠狠的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没你娘的兴，你九太爷今年小呢，才八十八呀！你叫我寿活八十，那不是活回来了吗？那算你咒我呢！你先不用和我油料着，你们也整不上这瓦，我给你条明路：这东西瓦铺里有卖的，人家本主儿盖房的时候，也是拿钱儿买了来的，你们丢了人家多少块，就只照样儿买多少块来，给人家赔上。索性劳你的驾，连灰带麻刀，一就手儿给买了来，再叫上他几个泥水匠，人多了好作活，趁天气早些儿收拾好了，夜里腾出工夫来，你们好再赶你们的正经营生去。讲到买几片瓦，也不值得打狠也似价的，去这一大群。匀出你们欢蹦乱跳这俩去买瓦；留下房上滚下来的和炉坑里掏出来的那俩，先把这院子破瓦拣开，院子给人家打扫干净了，也省得人家含怨。”那霍士道听了这话，心里先说道：“好，作贼的，算叫我们四个出了样子咧！有这么着的，还不及饱饱的作顿打，远远的作趟罚干净呢？”待要怎样，又不敢和他怎样，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讨饶。他更不答言，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笔，蘸得饱了，向那四个脸上涂抹了一阵。内中只有霍士道认识几个字，又苦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，也不知给他画了些甚么。望了望那三个脸上，原来都写着核桃来大小“笨贼”两个字，好像挂了一面不误主顾的招牌；待要上手去擦，两只手都倒剪着。正在着急，见他搁下笔，便和方才要把他们送官的那老头子说：“张伙计，你拨两个硬挣些的人，给我带上他俩，就这么个模样儿买瓦去，手里可带住他拉腿的那把绳，不怕他跑，也由不得他不走。有个闹累赘的，先叫他吃我五七拳头再去。”

那两个贼听了这话，只急得嘴里把老爷子叫得如流水，说情



愿照数赔瓦,只求免得这场出丑。怎奈他不来理论这话,倒瞪着两只眼睛,摇头晃脑,指手画脚的,向那班贼交代道:“这话你们可得听明白了,人家本主儿算放了你们了,没人家的事,这全是我姓邓的主意。你们要不服,过了事几,只管到山东往平县岔道口,二十八棵红柳树邓家庄去找我,我那里是个座北朝南的广梁大门,门上接一面黑漆金字匾,匾上有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大字,那就是我舍下。我在舍下候着。”

安老爷看他闹了这半日,早觉得君子不为已甚,这事尽可不必如此小题大作;只是他正在得意场中,迎头一劝,管取越劝越硬,倒从旁赞道:“九哥你这办法,果然爽快,只是家人们也闹了半夜了,也让他们歇歇,吃些东西,再理会这事不迟。”因和张进宝使了个眼色,吩咐道:“且把他们带到外头听着去。”张进宝会意,便带着众家人,七手八脚,一个一个拉住一把绳子,轰猪一般的,带出二门去了。这才得一甩手,趑身上了台阶儿,进了屋子,他还嚷道:“我就不信咧,北京城里的贼,这么大数据号,他会不认得邓九公!”褚大娘子道:“够了,咱们到那院里坐去,好让人家拾掇屋子。”安老爷、安太太也一面道乏,往那边让;那边上房里,早已预备下点心,无非素包子、炸糕、油炸菜、甜浆、粥面、茶之类。众女眷随意吃了些,才去重新梳洗。邓九公这里,便和安老爷坐下,又要了壶荸荠枣儿酒,说:“昨日喝多了,必得投一投。”安老爷一面和他喝酒,只找些闲话来岔他,因说道:“老哥哥,我昨日一回家,就问你,说你睡了,怎么那么早就睡下呢?”邓九公道:“老弟,告诉不得你,这两天在南城外头,只差了没把我的肠子给呕断了,肺给气炸了。我越想越不耐烦,还加着越想越糊涂,没法儿回来,闷了会子,倒头就睡了。”安老爷道:“这话怎讲?我只说你城外听这几天戏,一定听得大乐,我正想问问老哥哥,也要听个热闹儿,怎么倒如此说?”他连连的摆手说道:“休提起,我这





肚子闷气，正因听戏而起。我说话再不会藏性，我平日见老弟，你那不爱听戏，等闲连个戏馆子也不肯下，我只说你过于呆气；谁知敢则这桩事真气得坏人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想是唱戏唱得不好？”邓九公道：“倒不是在这上头。愚兄听戏，也就只瞧热闹儿，那戏儿一出是怎么件事，或者还许有些知道的，曲子就一窍儿不通了；到了昆腔，哼哼唧唧的，我更不懂；要讲那排场行头把子，可都比外省强，便是不好，大不过是个玩意儿，也没甚么可气的。我是被一班听戏的爷们，把我气着了。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东儿，他先请我到了前门东里，一个窄胡同子里，一间门面的一个小楼儿，上去吃饭，说叫作甚么青阳居，那杓口要属京都第一。及至上了楼，要了菜，喝上酒，口味倒也罢了，就只喝了没两盅酒，我就坐不住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怎么？”他又说道：“通共一间屋子，上下两层楼。底下倒生着个烘烘烈烈大连二灶，老弟你想这楼上的人，要坐大了工夫儿，有个不成了烤焦包儿的吗？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，马褂子也脱了。不空和尚，他大概也瞧出我那难过来了，说：‘路南里有个雅座儿在，咱们挪过那边去坐罢。’我听说还有雅座儿，好极了，就忙忙叫人提携着衣裳和帽子，零零星星连酒带菜都搬到雅座儿去。及至下了楼，出了门儿，荡着车辙，过去一看，是座破棚栏门儿。进去里头脏里巴叽的两间头发铺，从那一肩膀来宽的一个夹道子挤过去，有一间座南朝北小灰棚儿，敢则那就叫雅座儿。那雅座儿，只管后墙上有个南窗户，比没窗户还黑；原来那后院子堆着比房檐儿还高的一院子硬煤，那煤堆旁边，就是个溺窝子，太阳一晒，还带着一阵阵的往屋里灌那臊轰轰的气味。我无奈的，就在那臊味儿吃了一顿受罪饭。我说：‘我出去站站儿罢。’抬头一看，看见隔墙那三间大楼了，我才知这个地方敢是紧靠着常请我给他保镖的那个缎行里。他老少掌柜的，我都认得，连他怀抱儿两小孙子儿，一个叫增儿，



一个叫彦儿的,我也见过。早知如此,借他家的地方儿吃不好吗?老弟,你往下听,这可就要听戏去了。”

安老爷道:“我见城外头好几处戏园子呢,那里听的?”邓九公道:“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,横竖在前门西里,一个胡同儿里头,街北是座红货铺,那园子门口儿,总摆那么个大筐,筐里堆着岗尖的瓜子儿。那不空和尚,这秃孽障,这些事全在行,进去定要占下场门儿的两间官座儿楼。一问,说都有人占下了;只得在顺着戏台那间倒座儿楼下窝撤下。及至坐下,要想看戏,得看脊梁。一开场,唱的是《俞伯牙操琴》,说这是个红脚色,我听他连哭带嚷的闹了那半天,我已经烦得受不了;瞧了瞧那些听戏的,也有咂嘴儿的,也有点头儿的,还有从丹田里运着气往外叫好儿的,还有几个侧着耳朵,不眨眼珠儿的,当一桩正经事在那里听的。看他们那些样子,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,还听得入神儿。这个当儿,那占第二间楼的听戏的可就来了。一个是高身量儿的胖子,白净脸儿,小胡子儿,嘴唇外头露着半拉包牙;又一个近视眼,拱着肩儿,是个瘦子。这两个人七长八短,球球蛋蛋的,带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群小旦。要讲到小旦这件东西,更不对老弟你的胃了;愚兄老颠狂,却不嫌他。为甚么呢?他见了人请安磕头,低心小胆儿,咱们高了兴,打过来,骂过去,他还得没说强说、没笑强笑的哄着咱们,在他只不过为着那几两银子,怪可怜不大见儿的。及至我看了那个胖子的玩小旦,才知北京城小旦另有个玩法子。只见他一上楼,就拼上了两张桌子,当中一坐,那群小旦前后左右的也上了桌子,摆成这么一个大儿爷摊子。那个瘦子可倒躲在一边儿坐着。他们当着这班人,敢则不敢提小旦两个,都称相公,偶然叫一声,一样的二名不偏讳,不肯提名道姓,只称他的号。我正在那里诧异,又上来了那么个水蛇腰的小旦,望着那胖子,也没有个里儿表儿,只听见冲他说了两





字,这两字我倒听明白了,说是肚香;说了这两字,也上了桌子,就尽靠那胖子坐下。两人酸文假醋的,满嘴里喷了会子四个字儿的匾。这个当儿,那位近视眼的,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。台上唱的,正是《蝴蝶梦》里的说亲回话,一个浓眉大眼、黑不溜秋的小旦,唧嘈了半天,下去了不大的工夫,卸了妆,也上了那间楼。那胖子先就嚷道:“状元夫人来矣!”那近视眼脸上那番得意,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儿来了。我只纳闷儿,怎么,状元夫人来到了北京城,也下戏馆子串店儿呢?问了问不空和尚,才知那个胖子姓徐,号叫作度香,内城还有一个在旗姓华的,这要算北京城城里城外属一属二的两位阔公子;水蛇腰的那个东西,叫作袁宝珠,我瞧他那个大锣锅子,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妈的个元宝猪;原来他方才说那肚香肚香,就是叫那个胖子呢!我这才知道小旦叫老爷,也兴叫号,说这才是雅。我问不空,那状元夫人又是怎么件事呢?他拱肩缩背的说:“那个姓史叫作史莲峰,是位状元公子,是史虾米的亲侄儿。”我不知这史虾米是谁,他说那个黑旦,是这位状元公最赏鉴的,所以称作状元夫人。我只愁他这位夫人,倘然有别人叫他陪酒,他可去不去呢?

安老爷微微一笑,说:“岂有此理!”邓九公道:“你打量这就完了吗?还有呢!紧接着第一间楼上的,听戏的也来了。一共四个人,嘻嘻哈哈的,玩笑成一团儿;看那光景,虽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,却都像个世家子弟。一坐下,就讲究的是叫小旦,乱吵吵了一阵,你叫谁,我叫谁,柜上借了枝笔,他自己花了倒有十来张手纸开条子。可怜我见他那几个跟班儿的,跑了倒有五七遍,一个儿也没叫了来,落后从下场门儿里,钻出个歪不楞的大脑袋小旦来,一手纯泥猴儿指甲,到那间楼上来,望着他四个不是勾头儿,不像哈腰儿,横竖虽算请安,远离着呢,就栖在那个长脸儿的瘦子身边坐下。这一坐下,可就五个人玩笑起来了。那个瘦



子,叫了那小旦一声梆子头,他就夸一声爪一声的道:‘吾叫梆子头,难道你倒不叫喷嚏吗?’还有那么肉眼凡胎溜尖的条嗓子的,不知又说了他一句甚么,他把那个的帽子往前一推,脑杓上就是一巴掌。我只说这个小蛋蛋子,可是来作窝心脚?那知这群爷们,被他这一打,这一骂,方才乐了。我可就再猜不出他们到底是谁给谁钱了?

安老爷道:“这话大约是九兄你嫉恶太严,何至说得如此!”邓九公急了说:“老弟,你只不信?我此时说着,还在这里冒火!你再听罢,可就越出越奇了!第三间楼,坐着五个人,正面儿俩,都戴着困秋儿,穿着马褂儿,一个安庆口音,一个湖北口音,一时看不出是甚么人来。那三个不大的岁数儿,都是白毡帽,绿云子挖镶的抓地虎儿的靴子,半截儿皮袄,掩着怀,搭包倒系在头里,不但打扮得一样,连那相儿也一样,那光景像是亲弟兄。这班人倒不玩笑,只见他把那两个戴困秋的让在正面,他三个倒左右相陪,你兄我弟的讲交情,交了个亲热。我一看这五个人,不像一路哇,怎么坐得到一处呢?不空和尚这东西他也不知道,他说:‘那两个戴困秋里头,岁数大些那个赤红脸,姓虞叫虞太白;那一个鼻子上红糟糟的要长杨梅疮的,姓鹿,名字叫鹿亚元;连上方才唱摔琴的那个,此外还有一个,算四大名班里头,四个二簧硬脚。我才知道他两个也是戏子。我问他既唱戏,怎的又和那三个小车豁子儿坐到一处呢?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头,他又摆了摆手儿,吐了吐舌头;问着他,他便不肯往下说了。老弟,你知道这起子人,到底都是谁呀?”安老爷道:“不惟不知,知之也不消提起,大不外‘父兄失教,子弟不堪’八个大字;但是养到这种儿子,此中自然就该有个天道存焉了。我倒怪九兄,你既这等气不过,何不那日就回来,昨日怎么又在城外耽搁一天呢?”邓九公道:“何尝不要回来,也是不空和尚闹的;他说明日有好戏,果然昨日换





了一个和甚么班，唱的整本的《施公案》，倒对我的劲儿。我第一爱听那张桂兰盗去施公的御赐‘代天巡狩，如朕亲临’那面金牌，施公访到凤凰张七家里，不但不罪他，倒叫副将黄天霸和她成其好事，真正宽宏大量，说得起宰相肚子里撑得下船。”安老爷便道：“我的哥，那是戏呀！”他道：“老弟，这戏可是咱们清国的实在事儿呀！慢说施公的尽忠报国无人不知，就连那黄天霸的老儿——飞镖黄三太，我都赶上见过的，那才称得起绿林中一条好汉呢！”安老爷笑道：“然则这是真的，施公是好的？都是老兄你说的。”邓九公绰着胡子，瞪着眼睛说道：“怎的不真？真而又真！难道像施公那样的人，老弟你还看不上眼不成？”安老爷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怎的戏上张桂兰盗去施公的金牌，施公不罪他，老哥哥你道他是好？我家这等四个毛贼，摔碎了我几片子瓦，我要放他，你又苦苦的不准，是叫他赔定了瓦了，这是怎么个讲究呢？”邓九公听了，不觉哈哈大笑，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说：“老弟，我敢是又叫你绕了去了。方才我因为他说不认得邓九公这句话，其实叫人有些不平。如今你要放他，正是君子不见小人过，得放手时须放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咱们就把他放了罢！”安老爷这才叫张进宝来，放那班人。那班人还算良心不死，后来三个改过，作了好人，趁个小买卖儿。只有霍士道，因他哥哥不信作贼不曾得手，两个打起来，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只耳朵来，到底告到当官，问了罪，刺配到远州恶郡去了。那安老爷家的房子，自有人照料修理。

自此邓九公又把围着京门子的名胜逛了几处，也就有些倦游，便择定日子，要趁着天气，回山东去。安老爷再三留他不住，只得给他料理行装。想了想，受他那等一分厚情，此事要一定讲到一酬一酢，不惟力有不能，况且他又是个便家，转觉馈出无辞，义有未当！便把他素日爱的家做活计、内款器皿，以及内造精细



细点路菜之类,备办了些;又见天气冷了,给他作了几件轻暖细毛行衣,甚至如斗篷卧龙袋一切衣服,都备得齐整。安太太和金、玉姐妹,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给她那个孩子的东西,又有给她那位姑奶奶带去的人事,老头儿看了十分喜欢。

这日正是安老爷同了张亲家老爷,带同公子在上房给他饯行。安太太便在西间,和褚大娘子话别,就请了舅太太、张亲家太太作陪,两个媳妇也叫入座。老头儿在席上,看着安老夫妻的这个佳儿,这双佳妇,鼎足而三,未免因羨生感,因感生叹,便在座上擎酒杯,望着安老爷说道:“老弟呀!愚兄自从八十四岁来京那趟,临走就和亲友们说过:‘我邓老九此番出京,大约往后没有再来的日子了。’谁想说不来,如今已八十八了,又走了这一趟。这一趟把往日没见过的世面也见着了;没吃过的东西也吃着了。这都是小事,还了我们何家姑奶奶这么一个大心愿;又和你老弟多结了一重缘法,真是万般都有个定数。如今我们爷儿们,在这里吵闹了这一阵子,临走还承老弟弟夫人这样费心事,你我的交情,我闹不了那些虚客套了,照单全收不算外,我竟还有个贪心不足,要指名和你要宗东西,还有托付你的一桩事。安老爷连忙道:“老哥哥肯如此,好极了。但是我办得来的,弄得来的,必能报命。”他笑呵呵的干了那杯酒说道:“这话不用我托你,大约你也一定办得到。除了你,大约别人也未必弄得来。只是话到礼到,我说得在前。”因又斟上酒,端起来喝一口道:“老弟,你瞧愚兄啊,闰年闰月,冒冒冒的九十岁的人了,你我此一别,可不知那年再见。讲到我邓老九,一个无名目白出身,两肩膀扛张嘴,仗老天的可怜,众亲友的抬爱,弄得家成业就,名利双收,我还那些儿不足?只是一会儿价回过头来往后看看,拿我这么一个人,竟缺少条坟前拜孝的根,我这心里可有点子怪不平的。”说到这里,安老爷便说道:“九哥你这话,我不以为然;洪范五福,只





讲得个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修好德，五日考终命，不曾讲到儿子和作官两桩事上。可见人生有子或无子，作官或达或穷，这是造化积有余补不足的一点微权，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说话；再我还有句话，不是呕老哥哥，要看你这老精神儿，只怕还赶得上见个侄儿，也不可不知呢！”邓九公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全，新样儿的没了对儿咧。”张老也说了句道：“合该命里有儿，那可也是保不齐的。”不想座中坐着个褚一官，正是个六枝子，说落了典了。他听了只抿着嘴，低着头喝酒，又不好答岔儿。

这席上在这里高谈阔论，安太太那席上却都在那里静听。听到这里，舅太太便道：“九公这话，我就有点子不服；我不是个没儿子的，难道我这个干女儿，和你们这个大姑奶奶，还抵不得人家的儿子么？”安太太也道：“这话正是。”邓九公那边，早接口高声叫道：“好话呀！舅太太、弟夫人，我正为这话要说。”因向安老爷说道：“不但我这女儿，就是女婿，也抵得一个儿子；第一心地儿使得，本领也不弱，只不过老实些儿，没什么大嘴末子。为什么从前我在道上的时候，走一天拉扯他一天，到了我歇了业了，我也不叫他出去了？因为走镖的这一行，虽说仗艺业吃饭，是桩和小人作对头的勾当，不是条平稳路。老弟你只看着咱愚兄这么个老坯儿，还吃海马周三那一合儿。所以我想着，将来另给他找条道儿，图个前程。论愚兄的家计，不是给他捐不起个白蓝顶子，那花钱买来的官儿，到底铜臭气，不能长久；以后他离了我了，设或遇见有个边疆上的机会，可得求下二叔，想个方法儿，叫他一刀一枪的巴结个出身，一样的和贼打交道，可就越比保镖硬气了。这是一。”

安老爷道：“这话也算九哥多交代，老兄二百岁以前，果然我作个后死者，这事还怕不是我的责任？再说只要有机会，也不必



专在你老人家二百岁后,交给我罢。请问要的那宗东西,是什么呢?”邓九公道:“这宗东西,比这个又关乎要紧了。老弟,不是我和你说过的吗?我自从十八岁,因一口气上,离了淮安本家,搬到山东茌平落了籍,算到今日之下,整整儿的七十年,不但我的房地产土都在这边儿,连坟地我都立在这里了;二位老人家,我要请过来了,我算不想再回老家咧。到了我庆八十的这年,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友,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,我那一头儿的房子也置下了。内囊儿的东西呢,你侄女是给我预备妥当了;什么时候说声走,我拔腿就走,跟着老人家乐去。我就只短这么一件东西,这些年总没张罗下;愚兄还带管是个怯壳儿,还不知这东西,我使得着使不着,得先讨老弟你个教。”安老爷道:“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说,我明白了。你一定是要我一副吉祥陀罗经被。”那老头子听了,把头一扭嘴一撇道:“唔!我要那东西作什么呀?我听见说,都是那些王公子大人,还得万岁爷赏,才使得着呢。慢讲我这分儿使不着,就让越着礼使了去,也得活着对得起阎王爷,死了他好敬咱们,叫咱们好处托生啊!不然的时候,凭你就顶上个如来佛去,也是瞎闹,陀罗经被就中用么?”

安老爷暗暗的诧异道:“不想这老儿,不读诗书,见理竟能如此明决。”因说道:“既如此,老哥哥你倒直说了罢!”只见他未曾开口,脸上也带三分恶色,才笑容可掬的说道:“我见他们那些有听头儿的人,过去之后,他的子孙,往往的来请那班名公老先生们,把他平日的好处,怎长怎短的,给他写那么一大篇子,也有说行述的、行略的、行状的,我也不知他准叫作什么。是说这些事,也不过是纸上空谈哪!可不知怎么个原故儿,稀不要紧的平常事,到了你们文墨人嘴里,一说就活眼活现的,那么怪有个听头儿的。到了劣兄,可又有个什么可写的?只是我一辈子功名富贵都看得破,只苦苦的愿意听人说一句:邓老九是个朋友。所





以我心里想着,将来也要弄这么一篇子东西。这话要不是我从去年结识得老弟你这么个人,我也没这妄想了的。因为我往往的见那些好戴高帽的爷们,只要人给他上上两句顺他,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谁了,觉着那人说的都是实话。这话除了我,别人带着全是不配。再不想那神童诗上说得好,别人怀宝剑,我有笔如刀。那文家子凭那管笔的厉害,比我们武家子的家伙还可怕。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写的是好话,暗里魂消,挖苦了他的,还作春梦呢!老弟你知道的,愚兄这学问儿,本就有限,万一求人求得不当的,他再指东杀西,之乎也者的奚落我一阵,我又看不澈,那可不是我自寻的么?讲到老弟你了,不但我信得及你是个学问高不过、心地厚不过的人,我是怎么个人儿,你也深知。愚兄别的事是都就了,绍兴酒喝了;还记得那《古文观止》上,也不知那篇子里头,有这么的两句话,说:‘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也。’这两句话,可就应在你我今日了。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笔,把我的来踪去路,实打实,有一句话说一句,给我说一篇,将来我撒手一走之后,叫我们姑爷,在我坟头里给立起一个小小的石头碣子来,把老弟的这篇文章镌在前面儿,那背面儿上可就镌上众朋友好看我的‘名镇江湖’那四个大字。我也闹了一辈子,人过留名,雁过留声,算是这么件事,老弟你瞧看行得行不得?”

读者再不想邓九公这等一个粗豪老头儿,忽然满口大段谈起文来,并且门外汉讲行家话,还被他讲着些甘苦利害,大是奇事!世有不读诗书的英雄,此老近之矣;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,忽然的动了个名想,尤其大奇。然而细按去,那三代以下,惟恐不好名,这句话不是句平常话。名者,实之归也,只看从开天画卦起,教耕稼,造冠裳,至删诗书,定礼乐,赞《周易》,修《春秋》,这几桩实实在在的事,那一桩又不是个名想。只是想不想,其权在人;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,其权可在天。天心至仁且厚,惟



恐一物不安其所,不遂其生,怎的又有个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话?殊不知人生在世,万事都许你想个法儿,寻些便宜,独到了这“才名”两字,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,所以叫作造物忌才;又道是惟名与器,不可以假人。然则天心岂不薄于实而转厚于虚,不仁于人面转仁于物呢?不然,这大约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,可载得起载不起?古今来一班伟人,又何尝不才名两赋到了载不起。纵使才大如海,也会令名不终,否则浪得虚名,毕竟才无足取,甚而至于弄得身败名裂的都有。只这邓九公,充其量,不过一个高阳酒徒,又有多大的福命!怎的天公保全他一世,此刻还许他遇着这位安水心先生,要把他成就,要名传不朽?要知只他那善善恶恶的性情,心直口快,排难解纷,救人之急,便是种福的根本。种了这段福,就许造这条命,才不才这个名字儿,天已经许他想得到手了。何况这老头儿,还不是个不才之辈呢。话虽如此说,又何以见得他名传不朽呢?且莫讲别的,只这位燕北闲人,一时闲得没事干,偶然把他采入《儿女英雄传》中,已经比那有友五人焉其中的三人,福命不同了哇!

安老爷听邓九公讲了半日,再不想他益发有这等见解,恰好这句话,又正搔着自己痒处,先端起酒来,一饮而尽,说道:“这更是我的事了。九哥你既专程问我,我便直言不讳,你要这宗东西,也不必等到你二百岁后。古人朋友,相交忘形,有生为立传的,还有生吊月祭的;如今你我也不必作这骇人听闻的事,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实,作起一篇生传来,索性请老兄看过了,将来再镌上那碣碑上。但是那块匾上的‘名镇江湖’四个字,只好留作个光耀门楣的用处,镌在碑上,却不合款,老哥哥你必要用,也不妨入这篇文章里,一并镌在碑阴上。”安老爷才说到这句,早不是他的意思了,嚷道:“喂!老弟,你给我的大笔,倒要弄到后面去,那正面可还配用什么呀?”安老爷拈着那小胡子,想了想说





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那正面要从头到底，居中镌上清故义士邓某之墓的一行大字，老哥哥你道如何？”他才听完这句话，乐得把那桌子一拍，拍得桌子上的碟儿碗儿山响，说道：“着！着！着！是这么着！这话我心里可有，就只变不过这个弯儿来，真少不起你们这文字班儿的，就结了。”说着一叠连声儿的，叫快取热酒来，换大杯来。公子连忙站起，用大杯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送过去。他也不管那酒的冷热，双手端起来，咕嘟嘟一气饮尽，向安老爷照着杯告了个干，说道：“老弟呀！我邓振彪这就足咧！”

当下两席上见他这等豪饮，一个个都替他高兴，只有褚大娘子听见他父亲提到身后的事情，心中有些难过，勉强笑道：“人家二叔今日给送行，你老人家不说找个开心的兴头话儿说说，且提八百年后这些没要紧的事作甚么？这叫作清晨吃晌饭，早呢！”她只管满脸笑容那里这样说，却不禁不由得鼻子一酸，那说话的声音早已岔了。邓九公这边说道：“姑奶奶，这话你不懂，你过来，我说你听。”褚大娘子只得过这边来。安公子见了忙离席让座，连褚一官也站起来。张老才要谦让，被邓九公一把按住，说：“张老大你别动。”因和他女儿女婿说道：“你两个可别把这话看作没要紧。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，说不到这里；是这交情，不是你二叔这个人，也说不到这里；这才是八百年难遇的第一件兴头事。方才的话，你俩都听明白了，没别的，你两口儿就至至诚诚的，给你二叔磕个头，算替我谢谢他。”女儿女婿果然转过身来，望着安老爷便拜了下去。慌得安老爷离座出席，忙拉起褚一官，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礼，说道：“这礼从何来？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。”便回头向安太太道：“太太快让大姑奶奶归座去。”

这个当儿，金、玉姐妹早陪着过来，就便把她让了过去，安太太也出席相迎；不想她将走到席前，望着安太太又磕下头去。安太太连忙搀起来道：“姑奶奶，这是怎么说？就讲你二叔为你老